

新月_六

上海书店

新 月

第 三 卷 第 七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新月書店編輯部遷移啓事

敝處成立以來甫經數月現因內部更事擴充原有地點不敷應用特於五月一日起開始移入九江路四川路轉角中央大廈二樓十九號內自後倘蒙海內明達不吝教誨或惠賜大作均請逕寄該處以免貽誤無任感盼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爲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簡單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揭載時如何署名應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揭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揭載後酌致薄酬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二元至五元
 - (2) 特別佳稿更當從優致酬
- (七) 投寄稿件揭載後經覺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 投寄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刊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九) 稿件請逕寄上海九江路四川路轉角中央大廈二樓十九號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編輯者 羅 隆 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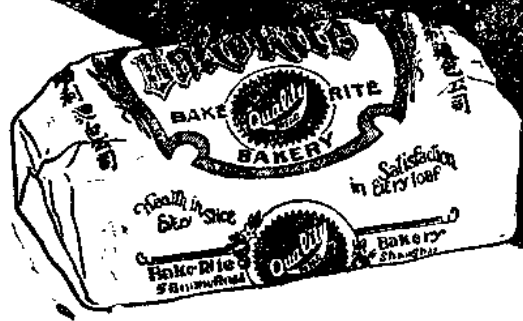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價 目				廣 告 刊 例			
全 年	半 年	零 售	國 外 加 郵	特 等	優 等	上 等	普 通
十二冊	六 冊	每 冊	每 冊	地 址 全 面 中 面 四 分	封面及底面之內	正文中間	正文前後
三 元	一 元 六 角	三 角	一 角 六 分	七十五元	六十元	五十元	四十五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八元	二十四元
						十五元	十三元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廣告刊例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鼎鼎大名之焙利麵包

——特色有五——

- (一) 完全用機器製造。不用手工。故潔淨異常。
- (二) 細軟鬆勻，極易消化。
- (三) 滋養料富，極能補身。
- (四) 烘成土司，鬆脆無比。
- (五) 有長，圓，黃，白，葡萄等十餘種之多。任便選擇。

沙利文謹啓

電話一三八〇一號

地址南京路一〇七號

國立中央大學季刊 法學

第一卷第三期

中國古代之氏族與家族

凱爾遜政法學說概要

最惠國條款研究

近代私法學之改造(下)

法蘭西大革命時的政治現象

中歐土地制度之改革

論特別會計

論新民法之法源

個人保障方法與科學

城市社會的問題

埃及之現狀

財政部新擬所得稅條例草案之要旨

實業計劃實施步驟之商榷

海關金單位之研究

陶希聖

阮毅成

吳南如

章淵若

吳頌皋

馬質夫

林襟宇

夏勤

劉紫宛

端木愷

胡文柄

賈士毅

朱彬元

戴銘禮

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編輯處

本校本行發售處
每册大洋三角半
五分
全年一元一角
各大書坊

編分
輯售
者處
價定

北平社會調查所出版書籍

指數公式總論

楊西孟編

是書對於指數一百數十種公式之來源，得失，優劣，準差諸問題，皆一一加以分析與評斷。實價大洋七角。

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

楊西孟著

本書為上海工人二百三十家全年記帳的結果，為國內用精密方法研究勞工生活費的最大的一個調查。實價大洋九角。（英文譯本實價大洋貳元）

社會科學雜誌

陶孟和主撰
曾炳鈞

本雜誌的內容，除理論及專論外，注意材料的搜集和刊佈，書籍的介紹和批評。每期實價大洋四角，預定全年四冊大洋一元四角，郵費在內。現已出至第二卷第一期

△尚有書籍多種不及備載，另有書目函索即寄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目錄

在上海（四十自述的第四章）	胡適
平等的呼籲	羅隆基譯
長方箱	吾廬譯
險惡	服初
湖上	何家槐
奇人史文朋	周驕子譯
牆	儲安平
詩	

供.....陳夢家

賴.....方瑋德

一隻野獸.....方瑋德

我有.....方瑋權

鶯鶯.....荻荻

告訴你.....葆華

零星

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裏.....勞生

總統問題.....勞生

民會選舉原來如此.....勞生

書報春秋

腦筋和智慧.....沈有乾

道德哲學.....全增嘏

在上海（一九〇四——一九一〇）（二）

胡適

——四十自述的第四章——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爲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只有我一個人，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會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做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只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着趙詒琦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着趙先生談話，想着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却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着藍呢的夾袍，綠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

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面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裏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着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繫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捲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寫着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那裏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裏頗怪沈先生太鹵莽，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聽了先生的話，鈔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裏（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議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裏，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鐘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攷一些什麼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只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爲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

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爲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爲「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天，王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蠟燭，輪流鈔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鈔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着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衆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鎗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爲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

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連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學業於復旦，不久病死。）

一一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寧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於寧波人了。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制，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書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

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佈，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名，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讀×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邵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於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息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臥房裏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裏，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為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遂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後來身體漸漸復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窩漸強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讀體操的工課。我從沒有加入競爭的運動，但我在體操的時間很用氣力做讀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讀）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的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

長曹錕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遂像野火一樣，延燒着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裏的名字是胡洪驊。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面洗臉，一面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一九一〇）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羣己權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